美麗牌香烟
有美皆備
無麗不臻

滋補身體
強壯助
戒煙輔
上海新亞藥廠製造
藥房均售

航空公路建設獎券
第七期
十月二日開獎
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辦事處發行

鍼灸推拿
兒科專家
黨波平醫士遷移
茲因南陽橋原診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遷移於文廟路一百五十九號（即文廟公園東首第六家）

客窓漫筆

孫亞

余不能飲而好豁拳，與鄉人戰必勝，誇稱無敵，蓋豁拳之道，目宜靈，手宜化，口能應心，心能應手，則可操必勝之權，其第一要義，要心指變化無常。然後乘人之疑，以求一勝，惟第一次交手，不知對方手法，則可隨意假定，對方一數，如假定爲三，則以一呼四，以五呼八，必易得勝籌，若常對手，自然乘其弱點，不必拘定一數矣，余不善滬劇，口不應手，與滬友戰必大敗。

妓女以拳飲唱爲三藝，名妓必以此自豪，惟近時所謂名妓，唱固馬虎，好拳善飲者已不多見，而以出水能跳，入水能游誇於客前矣。

◆粵花慧嫻事略◆

名粵花慧嫻老四，芳年已三八姿體輕盈，性聰穎，工應酬，酒局生涯頗不寂寞，且活潑好嬉戲，近亦習舞，且興致甚高，揚子國際，時有其蹤跡，揚子大板謂其將正式下海伴舞想是戲言耳，爲人爽直無城府，其身世事，輒對人言無少隱諱，聞嫻本小家碧玉世居廣州之西關，曾肄業粵女子初級師範，惟愛應酬，好與人交，月中父母給之零星費用，亦與同學散之無少恤，漸與著名粵港滬之奇女子余美顏爲友，招搖於廣州市矣，距事爲其母所知，因輟其讀，嚴束之不許越雷池半步，時有華僑劉某，年逾五十之老翁也，以重金餌其母，欲得嫻爲妾媵，母利其金，許之，爲嫻所聞，自思守宮砂已去，洞房之夕，圖亡七現，終不免於出醜，蓋粵人娶婦最重處女也，遂宵遁，時年僅十七矣，後與一少年姘居於香港，不半年，少年不言而別，嫻迫得寄樂蓉於香港石塘嘴倚紅妓院，後劉某迹得其芳蹤，至香港直抵其香巢，大訴相思之苦，而至璧淚俱下，其心之癡其情之摯，得嫻之諒解，且憐其癡，遂約法三章，紅顏白髮相偕來滬，在虹口武昌路設一新式洗衣店，去冬翁病故，大歸來滬運柩回粵，登報不承認嫻爲妾，聲明脫離關係，嫻孤身無援，以三百元押身與仁智里塲鴇爲妓，至前月有客慷慨贈金，爲之贖身，恢復自由，香巢設南京路大慶里，仍以慧嫻之名應徵。——拾兒——

◆庇能華僑國選糾紛◆

聽者

此次國選，庇能華僑推舉代表又發生問題，華僑大起糾紛，昨晤熟於華僑黨務者言，庇能代表推舉發生問題，實好事者興波作浪，小題大做耳，如庇能國會代表歸此輩搗亂份子支配，華僑不聞不問，則自然可平安無事，否則無論何人得選，他們亦必有借題發揮，終必弄到代表不能產生，他們此舉，似太鹵莽，庇能方面，華僑既有選舉代表出席國會之權，則無論推舉何人，少數份子不能提異議推翻，況華僑代表資格，身在祖國而欲取得華僑代表資格，眞滑天下之大稽也，此數人中，有一李某，早年是在巴生埠經商，巴生埠僅得華僑五人，此李某亦欲得庇能代表一席，巴生離庇能千里須二日一夜火車始能到達，欲爲庇能代表誠風馬牛不相及，此次庇能之爭國會代表，正如同族不同房之子族爭承遺產云云，以區區一代表之微，竟惹起爭潮，亦可見國人之雅量矣。

× × ×

◆東莞六傑中之李振良◆

福寶

昨晤寶兄談廣東東莞三傑，據余所聞有六傑，除李氏昆仲與鄧世增外，有王寵惠將光弼李振良三氏，王寵歷史，人所共知，惟李振良生平，北方人士則多有未知者，爰爲紀述如下，李振良原任粵軍第五師師長，與王寵惠李揚敬張達等均同一里，振良與揚敬更有同姓拜把兄弟之誼，女揚敬在鄉紀念其先君之明生中學大禮堂除其父之遺像外，左右配則曰，余嘯波實梗大官賜也，百次徵喟，然秋水盈盈，橫波欲流矣，豈其有身世之感耶。

維也納李瑛，年華雙十，貌不平庸，惟應酬舞客尚覺圓滿。舞藝亦不弱，粵紳陳某八公子，瑛之愛友也，自瑛愛娜至現在，公子每舞必瑛，大有我無卿不舞，卿無我不歡之概，上星期五之夕，公子不知何故，瑛應別客權予之召，與林珠妹入跳特跳，瑛回座見狀，頓翻醋瓶，適林往廁所，瑛尾隨之，借學生風，以惡語向林，林知其誤會，忍不與較，八公子見瑛度量狹隘，遂與之暫行斷席云，

舞場雜話

傅家大阿姊，貌消瘦如不禁風，雖年逾花信，尚如花信以內人，而腰細不盈一掬，尤得人憐，有客問其三妹妹何往者，曰，她已嫁人，今雙栖極司非爾路之洋房矣，客又問汝胡不覓洋房而居之，大阿姊

雲廣筆記

海怪

乃替人洗衣服以謀一飽，如是者又二年，日惟望其夫音向，然終不可得，時當地有鉅私處設立，而鉅私軍隊，則藉此名目而運私貨，往來於廣州灣，艦長性好漁色，當艦泊汕市之際，因見婦以衣服送來，驚其豔，乃生不軌之心，但婦雖如桃李，凜若冰霜，鮮與人交談，知不可欺，後探悉婦之隱，乃設跪謀騙婦，俟婦送衣來時，僞作誠實態度，逼婦語，叩其家世，婦親彼外表似甚忠厚，告之，艦長曰，是則誠可憐，汝胡不往尋之，或尚在人世也，婦曰，現在遭此慘遇，日給尚虞不繼，焉有佛大川資往覓彼哉，艦長聆語，知有機可乘，遂僞作可憐之態，謂之曰，嫂如有往尋彼之意者，本艦常往來於其間，汝大可搭吾艦前往，則無須川資矣，婦聆語，念有此便宜，則不如一行，苟覓得丈夫則更佳，不然歸時亦可原艦返，則可減卻川資也，意乃動，再問艦長此是否爲戲言，艦長曰，吾何敢誑汝，須知吾艦無論汝附搭與否，亦須耗費煤力，固不吝區區也，婦聆其言，亦具理由，遂謝之，歸家多方籌措，得些旅費，備作到廣州灣時之用，乃附搭該艦前往，艦長之計乃售，該艦開身後，即將婦囚禁一室，改換一副嘴面孔，逼而污之，艦長久飢，從念爭熾，婦不堪其蹂躪，遂病，艦長始生厭心，向艦長宣佈，將婦公開，以故，艦數十人無不得嘗禁臠，獨有一伙夫憐婦所遇，頗興悲之心，不特不敢犯婦，且日進婦以飲食，然婦爲此輩摧殘過甚，遂致奄奄一息，伙夫知婦不能再受蹂殘矣，遂勸艦長釋之，但艦長恐留後患，不聽，其時此艦值航行經海口，遂命艦長推婦下海，歸汕頭告於衆曰，此婦已尋得其夫，安居於廣州灣矣，故此事除該艦士兵外，無能知彼作惡者，不料至前年，事隔十載，該艦長仍駕該艦從廣州灣開汕頭，經海口沈婦之處，忽然風雲變色，天黑如墨，不能前進，無奈乃停航，庸知空際有黑雲一團，向該艦下墜，跳出一人，足甫及艦，即有砰然巨響，篤聲一聲，艦之舵板靈裂，艦中人皆失色，視其人容貌與十年前擲入海中之婦人無異，而艦長更失色思躲避，則婦已翻一觔斗由艦尾至艦頭，墜時亦有巨響，舉艦皆裂，水乃如泉湧，進時伙夫正在廚中，聞聲出視見婦七孔流血，狀欲噬人，即高呼曰，

——（未完）——

粵漢鐵路正式通車

粵漢鐵路於九月一日正式通車售票長沙東站，乃沿線各站均從一日開始發售客貨車票，該局並爲優待旅客貨商起見，特將湘粵段原所加之一成客貨買價取消，從新規定開車，到車期間餘點，爰將該段之票價分述於次：計由武昌開往廣州三等票價爲十二元〇五分，二等票價照三等加一倍，頭等票價加二倍計算。

◆鼎城李仙根長中山縣之謠傳◆

天人

前粵漢路局李仙根氏老同盟會會員也自辭職後，即息影家園，適黃慕松新主粵省政，仙根與黃有師生誼，（前黃埔軍小學黃充監督，兼掌教日文，仙根乃該校學生也），曾一度奉召謁黃，於是粵省人士有傳仙根重長中山縣說，仙根在港聞之即加否認，然傳說之來，亦有所自，仙根主理粵路有年，原理應堃頭苦幹，與經濟建設事業，長期廝守，但株留通車勸勸，以勸勸之介受知於展堂，由是屢蒙提掣，仙根固認爲畢生恩遇者也，展老既死，伯時胡展堂由海外抵粵，陳伯南又轉瞬繼去，仙根爲環境關係，總站之設固成畫餅，即本有廣路政，亦不得不舉以讓於凌鴻勛，是則仙根不能不去者也，而重長中山縣政之說繼起，實亦有原因，蓋中山縣事業，長期廝守，但株留通車勸勸，以勸勸之介受知於展堂，由是屢蒙提掣，仙根固認爲實現時，仙根特陳濟棠爲背山與鐵部力爭取總站於廣州，當